

我是馮潔珍，今年五十歲，在菜園村住了五十年。我父母在五十年代初就在菜園村落腳，勞碌一生，好辛苦才跟原居民買到一塊地建屋種地。我就在這裏出生，由小到大都住在這裡，今年已經五十歲了，後來當我爸爸過身，有個親戚就建議我媽媽不如把田地賣掉然後外出打工，但堂大哥說得對，如果媽媽在外邊工作的話又有誰可以照顧我一家？我們住在新界有農地，至少可以養豬種菜，雖然收入不多，但也是自給自足，如果我被迫搬上樓之後，我難道挖石屎來吃嗎？

我的生命中曾經經歷過孤獨，就是媽媽在醫院治病的時候，那種孤獨的心態實在難以形容，但菜園村就陪伴我渡過了這個時候。以前菜園村的交通不方便，要探望媽媽，乘車出去醫院要兩小時，回家又要另外的兩小時，我早晚兩更都會去陪伴我媽媽，有些朋友會說探一更已經足夠，但就會跟朋友說，當你在醫院，隔鄰病床的病人有親友探望，如果自己沒人探望的話，內心會很孤獨的，那種孤獨感覺令我好想哭，那些日子，我往往會是醫院來往菜園村的巴士上盡情地哭，後來媽媽終在九二年離世，就在她離世前那個農曆新年，她的腳即使已經腫得不能再屈曲，但她仍堅持回菜園村的老家過年，她老人家病了這麼久，死前都要回家看看，可想而知她對家園感情之深。

今年已經五十歲了，但在菜園村已算後生，我看起來可算年青，保養得好多多少少跟環境有關。其實我之前曾經患上情緒病，但三個月就可以痊癒，醫生說是因為我居住的環境，對我病情復元有很大幫助。

菜園村是我的根，我們一生在這裡養豬種菜，也為香港人提供糧食，對香港總算是有貢獻，現在政府卻說要把我迫遷，我是一生都住在這裏，現在被迫遷，那種心情是外人豈能明白？我在菜園村閒時可以種菜，而且隔離的鄰居都是多年朋友，遠親不如近鄰，即使炒菜時沒有鹽沒有豉油都可以問鄰居借。以前這條村經常水浸，水浸到上心口，我們也沒有離開菜園村，沒有申請公屋，因為我實在很喜歡鄉村的環境和生活方式，現在水浸問題處理好了，政府卻要我們搬走，政府改善的公共設施究竟是為誰呢？

難道原居民就有根，我們沒有嗎？即使搬村我也不會走的了，賠償一條村給我，我也不想搬走。我想如果我不可以繼續在菜園村住的話，我想我會死快些，如果搬離菜園村就會改變了我們一家既有的生活方式，我一生人沒什麼奢求，我只希望可以把根留住，在菜園村終老。